

法國與歐洲共同防衛問題

蘇義雄

前言

在遽變的七十年代，人類對其共同命運潛意識地感到焦慮不安。但，各國在防衛上仍存著不同觀點，有其特別利益。換言之，各國皆有其既定防衛政策，以保障國家的生存和發展。

法國一向主張保持國家之整體性，和尋求其所希冀之和平。它一方面拒絕在中立地位中求得和平與安全，另一方面也極力反對任何霸權的存在。因此，法國之外交政策主要目標在於維護國家主權和協調與他國間之關係，進而促成世界和平。換言之，法國在對外關係上堅持「決策自由」，或謂「行為之自主」(Autonomy of Action)。法國認為國家有制訂政治、經濟、文化等政策之自由權，並有能力依據國家利益採取任何行動，及解決任何國際爭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致力於國內復原工作，同時又畏懼蘇俄的擴張政策，因此參加了北約軍事防衛組織，以確保歐洲的和平與安全，於是法國必須將其防衛系統置於北約共同防衛體制下。然而，這與法國傳統之「行為自主」、「政策自決」原則相違反。為此，法國主張重新建立一個歐洲防衛體制，同時制訂一種在目標上和方法上能協調歐洲國家不同政策之戰略。當然，此一構想之實現決定於歐洲國家之共同決心，歐洲國家必須首先達成政治統合，以歐洲共同利益為前提來制訂國家政策。事實上，目前吾人希冀在歐洲大陸出現「歐洲愛國主義」，似乎言之過早。法國政策制訂者對此亦有深刻瞭解，主張任何有關歐洲集體防衛之措施，必須以國家為基礎，並且堅信擁有核子武器纔能保衛國家安全。

一 法國的歐洲觀

法國人一向以其具有「愛國心」和「民族感」而自傲，但對外方面又表現其秉賦之「歐洲精神」(參見陳澤豐著「法國與西歐之政治統合」，問題與研究第十卷十期)。事實上，法國人之主要目標在於尋求一個和平安全的西歐社會，並且在團結的歐洲扮演重要的角色。法國人一向對其歷史成就引以為榮，並表現於「自我為中心」的觀念上，戴高樂就是典型人物。一九七〇年代的法國人對於「歐洲之統合」深具信心，並樂於做一個歐洲人，一般知識份子對於「歐洲合眾國」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

自龐畢度就任法國總統以來，致力於與東歐國家友好和密切關係的建立；對西歐政治聯合，也呼籲必須以無比耐心去獲得它的成功。雖然龐畢度構想中的歐洲是由西歐國家決定統合其經濟、協調其政治的一種「邦聯」型態組織。

近幾年來，無論是龐畢度本人或法國政治家一直認為：若聽任美俄的超級強國政治繼續發展下去，甚或加上毛共，成為三角性競爭，則目前的國際緊張局勢不僅無法緩和，並且勢將促成核子戰爭的爆發。因此，他們深信，惟有西歐國家團結起來，成為一股第三力量，纔能逐漸消弭這種可能的浩劫。

去年十月二十五日，龐畢度在歡宴俄酋布里茲涅夫的宴席上指出：法國在國際和平上作了一個榜樣。他說：「法國在戴高樂的領導下，是第一個宣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是邁向國際合作與瞭解』的國家，為了保證此項信念的成功，應該先行結束封鎖包圍的政治政策，而建立信賴與瞭解的條約關係。……我們確信，一個有關歐洲安全與合作的會議是歐洲大陸的一大希

望，同時也是導致國際和平與均勢的工具。」

爲此，法蘭西晚報刊載專欄作家費諾（Jean Fernio）在一篇文章也指出：「美國的勢力已有逐漸向其本土退却的趨勢……蘇俄爲了避免兩面作戰，首先便要穩定西線，因此展開外交攻勢，不但徹底改變對德政策，同時極力設法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美國也有從歐洲退出的趨向，而歐洲各國本身的軍事力量頗值懷疑，蘇俄正好利用這個空隙來分裂歐洲、瓦解歐洲。」因此，費諾呼籲法國的外交政策對這些因素都必須加以考慮。

一一 法國與歐洲防衛戰略

吾人在探討歐洲防衛戰略之前，必須對歐洲撤軍和英法核子合作等問題略加述說。一九六六年五月，法國政府宣佈退出北約組織的軍事機構，蘇俄即利用此一機會呼應戴高樂，要求東西雙方相對撤除歐洲之武裝部隊，希冀藉此削弱美國在歐洲的軍力和影響力，來打擊美國和瓦解北約組織。就美國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爲確保西歐盟邦的和平與安全，其負擔北約軍事義務，每年耗費約十八億美金；近年來由於美國人民之厭戰、反戰，及對外經濟收支不平衡與姑息主義的抬頭，促成美國國會重新檢討對北約組織之政策，以致有大量撤減駐歐美軍的提議，但尚未獲參院同意。至於東西雙方平衡撤軍問題，去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布魯塞爾舉行北約防務計劃委員會，以籌劃北約部長會議討論有關歐洲撤軍問題。六月四日發表公報，宣佈「俟實際可行時」，即與蘇俄從事撤減駐歐美軍隊的談判。事實上，由於各國切身利益不同，反應態度亦各異，東西雙方平衡自歐洲撤軍是否能真正達成協議，實難預料。

去年十一月底，美國參院再次否決了大量削減美國在歐駐軍之提議。參院民主黨領袖曼斯斐德（Senator Mansfield）曾建議，至今年六月底以前撤回六萬名駐歐美軍，但以五十四票反對，三十九票贊同被否決。曼氏曾說明其撤軍提議的目的並不是在瓦解北約組織，而是迫使歐洲國家對其共同防衛問題能負起更大責任。曼氏於去年五月作類似提案時，以六十一票對三十六票被否決（參見李鍾柱著「歐洲撤軍問題與北約組織」，問題與研究第十卷十期）。由這兩次投票結果，顯示出曼斯斐德之撤軍議案在美國參院逐漸獲

得多數議員的支持。

由於美國片面撤軍的提議不停地在國會討論，並逐漸獲得多數議員的贊同，使得西歐國家，尤其是波昂政府覺得片面撤軍雖非美國政府政策，但尼克森以北約組織問題來阻擋其國內責難之行爲，將損及盟國利益。更有甚者認爲，美國片面撤軍之要求對於西歐國家正在進行之平衡裁軍談判毫無助益（The Guardian December 4, 1971）。事實上亦復如此，莫斯科根本無需憂慮裁軍談判之進展，只要等待美國片面撤軍即可達到目的。最近莫斯科之表現更爲明顯，蘇俄當局對約見北約組織前祕書長布羅希爾（BROSIO），以商談裁軍問題之籌備會議，仍遲遲未決。

由於削減駐歐美軍問題已被美國國會提出討論，爲了應付美國的下一步可能行動並確保西歐之和平與安全，歐洲防衛問題乃成爲西歐國家間談論的主要焦點，於是有所謂「英法核子合作」之芻議，建議英法核子部隊合作，給予歐洲提供核子阻遏力量，建立歐洲防衛的柱石，以取代美軍的撤退。但此一核子防衛力量必須在北約組織內部發展。換言之，英法核子合作，必須以法國重回北約組織爲前提。其最終目標仍想把法國納入以美國爲指揮中心的歐洲防衛系統（參見陳澤豐著「從戴高樂逝世看今後法國動向」，問題與研究第十卷三期）。這是法國所不能贊同的。

迄今，法國仍未改變其撤出北約軍事體制的決定，也沒完全放棄戴高樂派所謂「法國必須爲來自各方面之攻擊作必要準備」的軍事理論。但，一些觀察家認爲，法國之回到北約組織是英法兩國商談歐洲核子阻遏力量的先決條件（The Guardian Oct. 30, 1971）。由此，法國不僅可以減輕其獨立防衛計劃下之鉅額經費，同時可以分享英國核子技術以加強歐洲集體防衛力量。

法國會直接向美國要求核子援助而被拒絕。法國在過去二十年，爲發展核子力量——包括彈道飛彈、短程轟炸機（Mirage IV）和裝設火箭之潛艇——耗費近五十億英鎊。在同一期間，英國於防衛上僅耗費十八億英鎊。這種差別雖然不能說是美國僅援助英國的結果，然英國接受美國之直接援助却是事實。依據麥克馬洪法案（Mac Mahon Act）之規定，美國之核子祕密僅能與英國分享。因此，爲使英法兩國能分享核子技術，進而建立英法合作之核子力量，以防衛歐洲之安全，吾人認爲美國國會與其修訂麥克馬洪法

案，毋寧與法國簽訂雙邊協定來得具體有效。

就英國而論，麥克馬洪法案的存在，並不能保證英國進入歐洲共同市場以後，可以繼續獲得美國新式武器的供給，例如 MIR, Vs 與 ULMs。就法國而論，在未來八十年代，如能與美國合作，則在技術方面，可以最低廉的代價獲得最有效之改善。英法之核子合作，既可減輕美國對北約組織之負擔，同時美國對歐洲防衛和安全之責任也可以逐漸減輕，職是之故，此一核子方面之合作計劃似應為英法兩國和美國所歡迎，然這並不意味著英法兩國必定接受核子合作計劃，因為合作計劃很可能在北約組織內進行多邊談判，以維持北約盟國間之關係。

至於法國對歐洲防衛戰略所持之立場，吾人不得不重申前言之所述，法國一方面反對霸權及中立觀念，以維護「政策自決權」，另一方面也瞭解同盟關係的重要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71, p.395)。法國堅信必須具有足夠的軍事力量，纔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同時不反對與其他盟國合作，因為國家的自由權與世界局勢的發展有著密切關係。但法國認為合作必須切合實際，能協調和尊重相互之利益。法國所擔憂者為歐陸發生武裝衝突的結果可能損及法國的重大利益。因此，法國基本政策在於阻止爭端的發生，任何可能危及歐陸安全的爭端，法國皆盡力加以制止。

顯然地，法國在防衛上與盟國合作，其主要目標在於防止歐陸上任何緊張情勢演變為嚴重性之爭端。所以任何軍事干預行動之採取必須以國家主要利益遭受侵害為前提。

總之，法國認為其防衛戰略雖然在保障本國重大利益，但西歐國家必能間接地從其戰略中獲得利益，法國也承認其防衛戰略並不為了解決所有歐洲防衛問題。法國僅希冀在歐洲確保其獨立政策，並有助於歐洲之集體安全。換言之，法國在防衛自己安全外，隨時準備和其他國家合作，尤其是愛好自由和平的國家。

三 歐洲核子阻遏力量問題

大西洋國家目前致力於歐洲戰略核子武器的發展。其所涉及的問題在於美國未來在西歐防衛上所參與的性質。但，美國由於國內面臨社會和種族等

問題，加之歐洲國家經濟已達復原狀態，因此，削減在歐洲之軍事負擔似乎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

事實上，西歐在安全防衛上仍將依賴美國。因為在歐洲政治統合未形成之際，美國必須負起歐洲安全的責任。至於歐洲核子阻遏力量的設立，就目前情況，似乎言之過早。因為核子阻遏力量的發展固然需要以超強國之核子武力為基礎，更需要政治因素的配合。換言之，未來歐洲核子武力的使用和控制，必須由一個最高政治權力機構依歐洲共同利益來做決定。然，目前就歐洲情況言，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將自己國家命運置於第三者——一個歐洲最高政治權力機構——之手中。

儘管如此，歐洲仍然必須具有能力來保衛自己的安全，北約組織體制的加強乃勢之所趨。近幾年來，美國在歐洲的軍力必須削減雖是一項事實，但却不可能完全撤出歐洲。目前歐洲在防衛問題上，僅有兩條可行途徑：(1) 增強歐洲軍事力量，此與目前歐洲緩和情勢發展極不相容。(2) 大西洋盟國重新制定其防衛戰略，有關北約組織戰略之修訂，必須注重實質的改進以補充量的減少。

有關核子阻遏力量問題，則必須慎重考慮。「多邊核子力量」(MLF) 設置之延期，已為各國所歡迎。在「多邊核子力量」談判中，也表明了過份依重新式核子武器是一件冒險的行為。甚至在北約組織之核子計劃中設置「核子戰略諮詢會」的主張亦被延期考慮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71 p.283)。

至於歐洲核子武力發展的前途，吾人必須對「戰略武器限制」之談判 (SALT) 和美國與歐洲之關係略加探討。歐洲國家似乎對北約組織之「諮詢」階段表示滿意。同時美國與蘇俄間勢力均衡的維持，對歐洲安全之保障大有助益。因為歐洲在地理上處於東西雙方衝突的中心，當核子戰爭爆發時，歐洲可能是首遭其害的地區。

另一方面，目前歐洲正進行裁軍談判。由於超強國間之戰略核子武力已達等量齊觀，並可由裁軍談判隨時作必要之調整。因此，問題關鍵在於歐洲人民對美國之歐洲安全保證是否具有充份信心。換言之，深信美國對歐洲之安全保證是基於共同利益，而不是建立在核子武力的優勢上。

實際上，美國必須制定一種積極有效政策來協助歐洲核子武力的發展，

雖然這是一項艱難複雜的問題，但美國必須面對事實。吾人可以預見，西歐在最後安全保證上乃將繼續依賴美國。儘管在防衛責任方面可重加調整，但必須對歐洲核子武力的價值重加估計。吾人不能想像，西歐在沒有核子武器情況下是否能夠自立自強。但問題是，歐洲核子武力的發展，必須在北約組織內進行。惟有如此，才能強固歐洲之支柱和邁向歐洲政治統合的階段，並可增進與美國友好之關係。

結語

歐洲核子阻遏力量之發展，雖非當前急務，却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英國首相愛斯也對英、法兩國之核子阻遏力量深表信心。英、法兩國共同防衛力量，亦將隨着歐洲社會的發展向前邁進。

中南半島戰爭的新形勢

張耀秋

在歐洲發展階段中，反對由歐洲或英法兩國所組成之核子阻遏力量是相當激烈的。一般反對者所持的理由不外乎英法兩國力量之不足，北約組織內在的分裂，德國可能之要求，和蘇俄之反應等。法國政府目前正急於本國核子武力的發展，對英法兩國核子阻遏力量之發展並不熱衷，也是一大阻力。但今後五年情勢必然會有所改變。英法核子阻遏力量之構想雖不太引人注目；但，假如美國繼續削減駐歐美軍和東西裁軍談判等問題獲得妥協，則歐洲核子阻遏力量之構想勢被重新加以考慮。然吾人所憂慮者為任何核子阻遏力量之發展，必須以歐洲政治統合為先決條件。換言之，必須有一個歐洲中央權力機構的存在。歐洲國家需要更有勇氣面對此一事實，因為歐洲中央權力機構的成立，意味着國家獨立權之減弱。

一月二十日完稿

一 中南半島戰局的政治背景

中南半島的戰局，合起來看是一個整體，分開來則是越、寮、高三個地區。從美、俄、匪三角關係看來，美國是站在支援抵抗侵略的一方面，俄、匪則是站在與美國相反的方向，支援北越擴大侵略，這是俄、匪的聯合面，但另一方面，俄、匪之間又有其衝突處，那就是各自爭取對北越的影響力。

自由世界諸盟邦在美國領導之下參與中南半島的戰爭，其惟一正義的目的，旨在保衛東南亞民主自由之固有體系，及其安定與繁榮，進而謀求持久的正義與和平。在將近十年來中南半島的戰局中，盟軍始終維持着防禦的守勢，迄無進攻北越的意向，而戰爭始終在越南境內進行。直至前年五、六月

間，盟軍為消除共軍的庇護所，乃不得已而進軍高棉，作有限度的掃蕩，以及消除寮國境內的共軍補給路線，乃於去年二月發動越南大軍，在美國空軍支援之下，進軍寮南，進行有限度的阻遏戰爭。因為多年來北越聽命共匪的驅策，得寸進尺，利用寮國的中立態度及其脆弱的防禦力，越境滲入寮境，在寮共協助之下，密建軍事補給路線，稱之為「胡志明小徑」，將其進侵的武力與戰爭物資，源源滲入高棉與越南，擴大戰爭，加強顛覆，使戰爭持續而無法解決。

自從尼克森總統宣布訪問大陸匪區引起北越與越共的疑慮不安之後，蘇俄乃乘機離間共匪與北越的關係，表示全力支持北越到底。去年蘇俄慶祝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二十六週年之際，大肆宣揚其過去對越南共黨的大力援